

译文
新流行

推理

七朵玫瑰

〔韩国〕金圣钟著 嘉明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译文
新流行

推理

七朵玫瑰

〔韩国〕金圣钟著 嘉明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朵玫瑰 / (韩)金圣钟著; 嘉明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2.12

(译文新流行·推理)

ISBN 7-5327-2923-0

I.七… II.①金… ②嘉… III.推理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41539号

本书根据이 책은 한국 도서출판 님도가 1992년 10월 10일에 중판 발행된 <김성중추리문학 전집·7 일곱개의 장미송이>에 의하여 번역되었습니다译出

图字: 09-2001-191号

七朵玫瑰

(韩)金圣钟 著

嘉明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85,000

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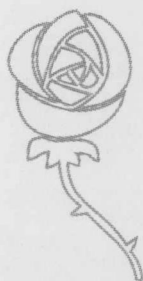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0,001—7,000册

ISBN 7-5327-2923-0/I·1697

定价: 15.00元



录



你的名字叫玫瑰	/1
男人的眼泪	/8
妻子的眼泪	/15
蓝色围巾	/21
最初的人物	/27
京釜线特级列车	/34
杀人一号	/40
一朵玫瑰	/47
两个刑警	/53
玛龙涅沙龙	/59
一致跟踪	/66
第二个目标	/72
杀人二号	/79
第三个人物	/85
旋转木马	/91
二对一	/98
到达与出发	/104
杀人三号	/110
杀人四号	/116

渐渐收紧的网	/123
奇怪的电话	/130
复仇之血	/136
狂人的微笑	/142
虐待狂	/148
跟踪的影子	/155
第五个目标	/162
杀人五号	/169
离家出走的少女	/175
盲人乐师	/182
幸福的彼岸	/189
江边别墅	/196
第六个目标	/203
潜入	/210
杀人六号	/215
狂人的嚎叫	/221
追踪的界限	/227
巧妙的陷阱	/234
奇怪的青年	/240
离别	/246
最后的游戏	/252
监狱之行	/259
追踪的尾声	/265
译后记	/273



你的名字叫玫瑰

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

十点稍过的深夜街头，到处是急着往家赶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流，嘈杂无比，只有商店橱窗的灯光还在闪烁。

坐落在忠武路^①拐角处的一家小服装店的门被打开了，一个年轻女人走了出来。她大约二十五岁，灯光下，一张脸蛋显得格外清秀美丽。

年轻女人波浪似的头发披落在肩头，身穿黑色短袖衬衫，绿色灯芯绒套裙，装束朴素，一条念珠般的项链衬得她的脸愈发漂亮。她把手提包放在右肩上，抬头看看夜空，脸色变得阴沉，像是讨厌下雨的样子。在一边卖塑料伞的少年看见后朝她跑了过来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五百元^②。”

她轻轻摇了摇头，好像是觉得拿五百元买把塑料伞太不划算。然后她像是下了决心，快步向雨中走去。套裙下的脚



步看起来非常坚决。

女人的身影消失在街道拐角的同时，停在服装店对面的一辆黄色日本轿车轻轻发动了引擎，向着拐角处滑去，就像发现猎物的野兽伸着懒腰一步一步朝猎物逼近。女人来到出租车站，但是一看到等车的队伍没有缩短的迹象，干脆放弃坐出租，急速朝巴士站方向走去。

到巴士站还得走好长一段路，本来淅淅沥沥的雨变大了，她一边后悔没买伞，一边快步跑过去。

跟在后面的日本车在她身后停下，一个男青年下了车后，车子开到她前面去了。下车的男青年打开伞，快步上了人行道后紧紧跟在她身后。女人被突然遮住头顶的雨伞吓了一跳。

“别淋雨了，一起走吧！”

说话的是一位穿戴得体的高个美男子，语气庄重。她为自己思春少女似的态度不好意思起来，马上笑着对男青年的好意表示感谢，然后走进伞下和他一起行走。

“您去哪里？”

“哦……到巴士站就可以了。”

声音甜蜜温柔得足以令男人心旌荡漾。过了一会儿，男青年又问道：

“您家在哪里？”

她没有马上回答，问题太无聊了，但出于礼貌她还是

① 汉城市内一条繁华街道，以朝鲜时期名将李舜臣的谥号命名。

② 韩国货币，按照现在(2002年4月)的汇率，一元人民币兑换一百六十五元韩币，但本书的背景是八十年代，和现在的兑换差别较大。



答道：

“在……金浦^①方向。”

“哎，住得好远。太巧了，我现在正好要去机场，有位日本客商坐十一点航班到达……”

她没有说话，只是加快了脚步。

“坐我的车回去吧。”

她坚决拒绝了，可是男青年又进一步劝说：

“您别推辞了，反正是空车。难道您不知道金浦方向的巴士总是挤得人喘不过气来？”

他说得很对，事实上，她每天回家时都为搭巴士而烦恼，金浦方向的巴士人多得要命。

到达巴士站的女人犹豫地看着男青年，眼里还有一种疑惑的神情。男青年爽朗地笑了，张开双手说：

“您千万别误会，我不是拉客赚钱，纯粹是好意，纯粹是……”

她疑惑的眼神逐渐消失，终于，她问道：

“车子在哪儿？”

“那儿……黄色的车看到了吗？就是那辆。”

“真是一辆漂亮的车，”她想，走过去时她不经意地瞥了一下车牌号。打开车后门，男青年首先坐了上去。刹那间，她突然担心自己会不会做错，然而已经晚了。车门一关上，车子就启动了。司机戴着墨镜，大声地嚼着口香糖，露出白牙，向后座笑了一下突然加快了速度。他给人第一印象很不好，驾驶技术也很糟糕。

① 汉城边郊地区，建有机场。



“哎，小心点开！”

“是，知道了。”

语气里夹着玩笑。女人悄悄吸了口气，紧紧抓住手提包。

“您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在服装店工作。”她不得不回答。

“那您也做设计什么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语气像是在揶揄她。她闭上嘴，望着车窗外，窗门被雨水淋湿了。她能感受到身后男人灼热的目光。

一直急速行驶的车子突然停下，到了新村^①大转盘。女人旁边的车门突然被打开了，一个陌生男人上了车，酒气随之扑面而来。驾驶座旁的位子上也多了一个男人。

“放，放我下车！”

在她尖叫声时，车子已经出发了。

“停车！放我下来！”

“乖乖别动！不是你想下就下的。”

喝醉酒的男人一把拉过女人，左手捂住她的嘴，右手打开一把小刀，刀尖一步步向她逼近。

“放明白点，动一动就把你脸蛋给划了！”

女人清醒地意识到应该求助，可是上哪儿去找援手呢？把她骗上车的男人一边微笑，一边抽着烟。

车内的灯灭了，驾驶座旁边那个留着运动头的人转过身来看了她一眼。

“真漂亮……要是再安静些就更好了。”

① 汉城市内繁华地段。



男人伸出手来捏住女人的下巴，她朝着车门方向转过头去，但是没有用，右边的男人一拳又把她的下巴打了回来。

“你要乱动就宰了你！”

凉飕飕的刀锋使她颤栗起来。

“你要是乖乖听话，就活着把你送回去，不然就是死尸一具。”

一只黑色袋子套住了她的头，眼前一片黑暗，女人的上身顿时倒在男人的大腿上。

“安静点，别动！”一只手去摸女人的臀部。

“啊，真不错，我先来尝尝。”

“别动！得先给老大尝尝。”

“妈的，老是吃别人剩下的。”

“这一个还是挺新鲜的。”

车子像离弦的箭沿着江边大道跑去。

女人在黑暗中默默祈祷：希望不要有事，希望有人出来救她，希望这只是一个梦……

传来一声口哨。

“一共几个人？”

“连老大七个。”

“啊，七朵玫瑰花，为了你的盛开，我们等待了好久。”

头上的黑袋子被除去后，女人被灯光刺得几乎睁不开眼睛。然后她发现自己在房间里，好像是一处公寓，装修得很豪华，地板上铺着红色羊毛地毯，房子中央摆着大型沙发。

几个男人坐在沙发上，其他的人站在周围。

女人仔细打量着每个男人，最后她的视线集中在坐在中间的一个秃头男人身上。这是一个肥胖的男人，披件红色丝



绸睡袍，懒散地坐着，嘴里抽着“三五”牌烟，威风得像个帝王。因为戴着墨镜，看不清他的长相。

“把衣服脱了。”

嘶哑的声音发话了。他伸出手来脱女人的衣服，女人推开他的手后退了一步。

“你们干嘛这样？你们到底是谁？”

两个男人过来一把抓住她的衣服。

“救命啊！”

她拼命抵抗喊叫，可是没有用。

“你再喊也没用，附近都是空房子。”

衣服扯破了，胸罩掉了下来，她死命抓住套裙，可是也被毫不留情地脱了下来。

“不！不行！不行！我已经结婚了！”

“把她拖过来！”

女人被脱光了衣服站在秃头面前，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抓住她胳膊。秃头的神情激动，好像是在赞叹女人身体的美丽。

女人的皮肤雪白，因为拼命挣扎，乳房乱颤着。

“好，太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……”女人满含泪水的双眼盯着秃头。

“好，我来给你起个名字，你的名字是玫瑰，玫瑰，红玫瑰。”

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沙哑声音。秃头从桌子底下取出一本影集。

“我们是专门征服女人的，呵呵呵……玫瑰，你不是第一个，比你早毕业的师姐们多得很。来，看看这个。”

秃头打开影集，每一页都贴着女人的黑白裸体照，照片底



下写着花名。每翻过一页,她就颤栗一次。

“玫瑰,你也要拍照。别动,安静点。”

一直在一边等着的闪光灯亮了一下,站在对面的一个男人按了一下相机。

“不,不要……不要!”

两个男人架起挣扎的女人走进卧室,红色照明灯发出阴暗的光。卧室中间摆着一张床,他们把她的双手分别绑起来,又用皮带把双脚绑住。这是产科病房里专用的分娩床,只要一转动右边的扶手,下体就会向上移动。最后他们又用橡皮胶封住女人的嘴。

两个男人出去后,秃头进来了,脸上还是戴着墨镜。



男人的眼泪

汗水流进她的眼里，火辣辣地疼。被撑开的双腿中间出现了秃头的身影，她全身挣扎着，大声喊叫，可什么用也没有。

下身有硬东西伸了进来，疼得像被扯碎了一样，五脏六腑都好像被捣碎了。不是男人有弹性的那个东西，感觉是一个物件。秃头的脸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大。

“啊！”

女人浑身抽搐，床摇晃起来。

“厄！”

她的头往后一仰，整个人失去了知觉。

秃头的整张脸都被汗水浸湿了，看到女人晕过去，他站直了身子，睡衣还披在身上。他摘掉了墨镜，左眼深深陷进去，原来是个独眼龙，仅剩的一只眼睛闪闪发光。他用袖子擦去额头上的汗，重新戴上墨镜。他把右手举了起来，手里拿着一根木棒，是一根做工精细、三十厘米左右的木棒，粗细正好可以握在手中。根部略圆，像男人的性器官，上面沾满了鲜红



的血。

“呵呵呵呵……”

然后他把木棍往床底下一扔,出去了。

第二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二个男人出来了。

第三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三个男人出来了。

第四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四个男人出来了。

第五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五个男人出来了。

第六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六个男人出来了。

第七个男人进去了。

第七个男人出来了。

睁开眼睛的同时,女人滚到了床底下,想撑着地板站起来却失败了。两个男人从两侧抓住她的手臂。这时一个物件进入了她的视野,是沾满鲜血的木棒,这时她才清楚捣碎自己大腿间的是什么。她刚刚用破衣服遮住身子,就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叫道:

“扔远点!”

像一件行李一样被拖出去的女人在心里刻下了七个男人的模样,死也不会忘记,她咬紧牙关,睁大着双眼……

像刚进来时一样,女人被套上袋子推进了车内。车子马上就出发了。女人想振作精神辨清方向,可惜做不到,只感觉到车子在飞速行驶。



伸出手在底座上摸索，摸到了什么东西，是纸，被团得很皱很小的纸。万一我能活着回去，我一定要向你们七个人报仇，一定要找到你们报仇。她咬紧牙关，紧紧抓住纸团。受尽蹂躏后反而不害怕了，只是奇怪为什么还活着。车停下了，车门打开，她被狠狠扔了出去。身子往下滚了几圈，下身好像掉进了烂泥塘。她挣脱了袋子，一看发现是在江边，刚才就是从坝上一直滚下来的，恶臭扑鼻而来，还好江水较浅，不致于淹死。

要活下去！不能死！她把手中的纸团放进口袋后，便使出浑身的力气向上爬，根本无法站起来，只能爬。

“救命啊……请救救我！”

喊叫声微弱得像是呻吟，雨越下越大了，还夹着风声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她没有哭，只有活下去才能报仇，要活下去。

她终于爬到了坝上，是江边大道，路上没有车辆，好像还是通禁时间，载她来的车子早已无影无踪。

她想站起来，却一下子倒了下去，大腿间疼得厉害，双腿发抖，根本站不起来。她倒在地面上，脸颊碰到柏油路，冰冷的感觉直入体内。她意识恍惚，真想睡觉。

这时从远处传来车轮的声音，她抬起沉重的眼皮朝着声音的方向望去，远处车头灯的光越来越近，她就这样躺着，闭上了眼睛。

天一亮，为了等妻子一个晚上没有合眼的崔九，不安的预感更加强了，但还没想到要去报警。他没刮胡子，也没吃饭就上班了。

他在一家制药公司上班。去年秋天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。那时他三十四岁，妻子二十三岁，刚刚大学毕业，年龄相



差十一岁,原来以为不可能结婚的,但妻子却和他这个老光棍结了婚。

他一直不明白妻子为什么要嫁给又老又丑的自己,虽然妻子一直说是因为爱情,他还是无法释然。“为什么爱我”的疑问一直存在他的脑中,但他已不想追究。

药科大学毕业的他惟一还拿得出手的只有一张药师资格证,靠着这个进入C制药公司,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年。他没有跳槽的能力,也没有什么野心,只是默默地在一个公司上班。一句话,不过是一个没有名利追求的平凡的工薪阶层。他个子矮小,长相丑陋,戴一副黑旧眼镜,对女性来说毫无魅力可言。可是他却和年轻漂亮的姑娘结婚了,真让人大跌眼镜。凡认识他的人都无法理解,纷纷摇头,嘀咕不已。

真的像一场梦。

认识妻子是在去年夏天休假的时候。没有好朋友也没有情人的他正为该如何度假而苦恼,最后鼓足勇气独自一人去了东海岸。在三陟^①附近一个寂静的海边租了个房间,正是在那里,现在的妻子和她的朋友们出现了。

总共是五位年轻姑娘,她们的出现使寂静的海边变得热闹起来。光是看看穿比基尼泳装的她们,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了。她们正好和他住在同一家旅馆,互相介绍后,就算认识了。

她们中有一位叫尹青美的姑娘最漂亮,身材也最好。可笑的是,他喜欢上了她,算是一见钟情吧。

^① 韩国江原道内地名,是东海边的著名旅游胜地,道是相当于中国省的行政单位。



一天晚上，他和她们一起玩扑克牌，其中一个姑娘忽然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：

“叔叔将来的希望是什么？”

听到这种讥讽的语气，他像小孩子一样红了脸。

“这个……我有张药师资格证，希望将来能开个药局^①，所以现在在存钱。”

全场哗然，姑娘们都捂着肚子大笑，笑得在地上乱滚的也有。但是青美没笑，她盯着他看，眼神十分专注。他后悔自己为什么答得这么傻，可惜话一说出口，就收不回来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当他独自一人在海边散步时，青美竟然跟了过来。她在征得他的同意后，一把挽住他的胳膊。他激动得双腿发抖。一会儿后，青美说了这样的话：

“昨晚听了先生的话，我没有笑，反而几乎流泪了。我第一次听到如此朴素诚实的对人生的答辩。留学，当老板，读博士……比起这些回答，您的回答更令人感动。”

他感到又迷糊又害羞。

反正从那时起，他们回到汉城后就开始了约会。比起他来，青美更显得积极，他只有感激的分。

青美是独生女儿，家境优越，大学里学的是应用美术，一毕业就求父母在忠武路开了间服装店，自己做设计。人聪明伶俐，手艺又好，服装店很快就顾客盈门。

在交往四个月后的去年十一月初，他俩终于结婚了。虽然青美家里极力反对，但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俩的爱情。

他非常厚厚地爱着妻子，妻子也尊敬他爱他。他已经计

^① 即药店。